

企业家发掘传统文化产业“遗珠” 麻将博物馆回国寻址

本报记者 梁隽妤 许意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麻将组织原主席于光远先生曾说过,“麻将游戏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麻将娱乐本身的旨意和精神则在于: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牌勿骄,失牌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声色,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这也是前人对参加打麻将的牌手曾有的要求。”

麻将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麻将发明以来,人们对它的态度是泾渭分明:一些人认为麻将是一种赌博工具有百弊而无一利。然而,一些文化学者从中品读出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譬如儒家“忠恕、克己”的中庸之道,兵家奉为信条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等等。直到上世纪初传到日本和欧美后,麻将开始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稀世珍宝失落海外

1972年,日本出版商野口恭一郎创办了“近代麻将”杂志社,从此在全世界各地收集麻将的相关文献及藏品,并逐渐建立起了世界唯一的麻将博物馆。

日本麻将博物馆面积约600平方米,馆内公开展出了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3000多件展品,包括由犀牛角、翡翠、金、银、铜、象牙等材质制成的麻将牌和由红木、景泰蓝、青铜器等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制作的麻将桌椅和器具。

其中有一套为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御用的宫廷麻将“五彩螺钿”牌,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此外,袁世凯窃国登基时江西景德镇为其专门烧制的青花瓷牌,军阀白崇禧、吴佩孚玩过的麻将,京剧名伶梅兰芳1920年在日本演出京剧《游龙戏凤》时玩过的牌

亦相当珍贵。

据日本知名出版社东京竹书房株式会社董事长、该馆的创办人野口恭一郎先生介绍,馆内的绝大多数展品是他和友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世界各地,主要在中国民间收集而来的。野口曾经对中国友人说:“我认为麻将是人类发明的最高级的竞技游戏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化、欣赏价值。”

历经沧桑重归故土

朴盛震是一位来自辽宁省辽阳市的高考状元。1990年考上南开大学金融系,大学毕业后开始在青岛艰苦创业。2002年开始把产业聚焦在服装加工,主要出口日本优衣库、岛村等大型生产企业,一年的贸易额大约是2000多万美元。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朴盛震随中国某访问团访问了竹书房株式会社,并参观了麻将博物馆。这次访问,成为日后日本麻将博物馆回归祖国的契机。后来他回忆道:“我当时就震惊了,咱老祖宗的东西,怎么在国内没见过,应该咱中国子孙做的事让人家日本人做了。”在得知日本麻将博物馆运营及文化研究全靠野口先生经营的公司补贴,并且每年还要跟政府合作举办全日本麻将大赛后,朴盛震心中颇为感动:野口先生基本是在做一项公益事业啊。朴盛震决定进行收购,将世界上最中国的游戏、承载中华

2000年传统休闲文化的麻将博物馆带回祖国。

收购的消息在业内很快传开,却导致了合同实施出现了一次重大波折,

原在北京起拍1.2亿元的麻将博物馆拍卖日程也被迫叫停。历经重重困难,耗时四年,2017年日本麻将博物馆藏品终于全部运抵青岛。朴盛震这才松了一口气。

重铸骨血困难重重

博物馆重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博物馆选址在哪里?如何让博物馆拥有自我造血的能力?

选址方面已有多地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朴盛震自然有他的标准。首先是得与麻将文化有所关联,包括但不局限于成都这样公认的合适地方;第二是地方政府得支持;第三是有利于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第三点,与博物馆拥有自我造血能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个起于民族传统文化情怀的事,是不能仅凭借着情怀做下去,博物馆不能也不必要做成公益型的博物馆,拥有如此雄厚社会基础的麻将,一定要把它的产业做出来。朴盛震做了一个初步规划:首先是博物馆自身的参观游览;其次是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特别是结合自己目前的服装产业开发麻将文化系列服装;第三是麻将大赛举办及赛事直播;第四是以麻将为主题的休闲、娱乐、智力主题公园、休闲特

色小镇;第五是以麻将为主题的漫画、影视剧、综合娱乐节目的衍生。

文化复兴传承保护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朴盛震觉得很受鼓舞。

特别是其中第10条:“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还有第12条:“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民健身工程。”

这两条都让他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十分契合。朴盛震认为:“无论是赛事还是博物馆,主办者的着眼点不但要放在展览和体育竞技上,还要放在弘扬麻将文化上,多搞麻将文化活动。至于具体该如何进行,还要组织者多作研究,但前提是雅俗共赏。只有从文化上打通,才有把产业和事业做大的可能。麻将作为中国传统的休闲娱乐文化,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对外文化贸易,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让更多体现中华休闲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PPP 重建设轻经营现隐忧 模式待转变

本报记者 崔敏

近年来,通过中央和地方多措并举,PPP快速发展,但同时暴露出的项目落地率低、质量堪忧等现状倒逼PPP模式由建设方主导向运营方主导转变。

蓝海与“黑洞”并行

财政部PPP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在全国入库项目中已签约落地的项目有2021个,投资额达到3.3万亿元,而有机统计这仅仅是中国式PPP总量的三分之一,加上发改委体系和未入库项目,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PP市场。

但另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新入库项目2632个,退库338个。退库原因之一就是有的项目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有的总投资额过小或期限过短。专家指出,造成上述现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参与PPP项目的主体主要是工程建设方,而这种模式的隐忧逐渐凸显。

著名经济学家管清友指出,过去三年PPP发展取得了不俗成效,但有些问题逐渐暴露,“重建设、轻运营”便是突出的一项。PPP模式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融资模式,更是一种综合的管理模式,包含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众多环节。

一般而言,PPP项目的合作周期是10年至30年,建设期两三年,运营期占据了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大部分比例,是PPP项目持续运营、质量保障的关键因素。为保障PPP项目进展顺利,专业运营方必不可少。

阿尔山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阿尔山PPP项目的SPV公司)刘小永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运营方主导的PPP项目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有利于持续跟进和推进项目的发展。

回归PPP本质

除了上述问题,PPP项目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受困于融资难

等问题。

刘小永坦言,目前PPP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希望政策上能拓宽融资渠道。也希望通过运营方主导的PPP模式创新融资渠道,让社会资本联合体牵头带来更多的资源整合。

阿尔山旅游局局长白峰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运营方主导的PPP模式让PPP项目回归本质,通过运营让项目实现收益、提升运营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PPP模式的本质就是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转移给社会资本,促使政府与社会资本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

北方中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郡运营”)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张永佳分析,参与PPP的主体不胜数,但目前最稀缺的是项目的运营方,只有运营方为项目创造新增价值、让政府的特许经营授权变得有意义,才能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PPP模式转变

基于上述现状,改变重建设、轻经营现象势在必行,部分地方已经先试先行,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9年,北京地铁4号线通车并开始试运营,据当时项目测算,地铁4号线工程投资建设总体分为A和B两个部分,A部分主要为土建工程,B部分包括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投资额约46亿元,占总投资额的30%,通过PPP模式投建运营。有数据显示,由于客流量稳定增长、运营管理方式合理等原因,目前北京地铁4号线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已经超过8%。

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表示,在交通领域PPP项目中,地铁4号线是首个典型案例,营收状况也良好,这也为北京在交通领域继续推广PPP项目打下“一针强心剂”。

而在千里之外的阿尔山也在PPP模式上作出重要转变。2016

年,由中郡运营牵头落地的阿尔山市生态县域经济PPP项目总投资30亿元,在30年的合作期内,由蒙草生态负责阿尔山的生态修复及绿化,由中建基础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而中郡运营作为项目运营方,负责统筹项目规划、融资、建设分工、品牌运营、招商引资等工作,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该项目运行良好,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

张永佳表示,阿尔山PPP项目的投资不只是单纯的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将城市品牌也作为全域旅游的“重要基础设施”来投资,这让城市品牌的打造成为PPP模式中一项长期投资目的和运营内容。

白峰表示,这种运营方主导的PPP一方面大大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运营方主导PPP项目的优势就是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对结果长期负责,规划考虑项目回收,自觉控制融资成本,监督建设质量,运营绩效导向。”张永佳强调。